

T5238.07/767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鉅文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列子黃帝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
供鼻口焦然肌色旣黥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
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
色旣黥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
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

金文卷之二
萬機舍官寢去直侍撤鍾懸滅厨膳退而閒居大
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
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
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
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
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
槌無傷痛指擗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

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
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憬然自得召天
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
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
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
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
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藐
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俚不愛仙聖爲之

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日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於又

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以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駟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吾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

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造物而不憎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

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
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
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
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逵
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
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
中也殆矣夫范氏子有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

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
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佯於朝子
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
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
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
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
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
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

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聃之既而
狎侮欺詒攜挹挨捋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
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
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白金衆皆競應
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
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
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
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
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
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
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
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
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
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
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

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
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
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
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
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
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
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况彼吾皆誠
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

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鵙鴉之類無不
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賤
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
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
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
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

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

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人瓦樞者巧以鈞樞者憚以黃金樞者僭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自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

金文卷之二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鼉魚鼈所不能游向
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
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
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爲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
楚出於林中見痾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壘垆二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壘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壘五而不墜
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
載言其上海之人有好鳥者每日旦之海上從漚
鳥游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

金文卷之三
九
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
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
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苒燔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
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
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
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
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
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

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
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
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
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
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
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

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
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
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諳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
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
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詆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
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與天壤名

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
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
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
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
汎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
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

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
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
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
饜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
形立怏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
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
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
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
食羨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溥其爲權也輕
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彼將任吾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
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
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
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
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曰已
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
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
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
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漱巾櫛脫履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
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
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
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
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
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疆二者亦知

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疆先不巳若者柔先出於巳者先不巳若者至巳若巳則殆矣先出於巳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疆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疆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疆勝不若巳至於若巳者剛柔勝出於巳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疆則滅木疆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疆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

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
鵬鵠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
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
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
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
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
其齊欲攝生亦不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
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
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

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
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
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
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
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魍魎次達八方
人民末聚會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
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
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

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

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
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
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
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
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
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
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
子嘗語伯昏瞿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
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

者疑獨不化者徃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

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

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
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
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
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
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
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
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
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
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顧謂弟子
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
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蠅爲鶉得水爲鼈得水土
之際則爲蠅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
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胡蝶胡
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

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願輅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
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晉苒晉苒生乎
腐蠶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
野火也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
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
之爲莧也老榆之爲菔也魚卵之爲蟲蠶爰之獸
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
大罾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

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
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
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
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
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
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

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
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
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
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亾也其在嬰
孩氣轉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
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亾也則之於

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邴
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
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
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
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
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
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

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
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
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巳乃仰而應曰吾何
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
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
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
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
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
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
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
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
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
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
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曠澤如也
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
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
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

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

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轉亾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

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

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
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
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
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
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
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

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
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
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
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
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
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
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
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
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

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
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
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
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
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
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
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莫
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
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
語夜炯炯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
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徃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未懷意荒忽而流蕩
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
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
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

遺則貴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
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竒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
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
變而遂曾舉兮忽神犇而鬼恠時髣髴以遙見兮
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
兮擢靈壘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
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求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
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

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
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沆瀣
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
龕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
而宿之兮審一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
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涸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
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
以成兮此得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
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

兮夕晞余日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
華英玉色頰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
灼約兮神要眇以滯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
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
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
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
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
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透蛇建雄虹之采

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
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
正策兮吾將過乎勾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
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
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
收乎西皇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
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昔曖曖其曠莽兮召
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彌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

金文卷之二
廿八
兮右雷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
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
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
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
與而遐舉兮聊抑志以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
將徃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
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
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蠕虬而透迤雌蜺便娟以

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
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遑絕垠乎寒門軼
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
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
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
聽悄悄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